

因为努力 所以幸福

曹杰

凤姐笑得像一朵花。舞蹈课上，凤姐又被老师表扬：“凤姐进步太大了，这支舞跳得漂亮又大气。”凤姐听了表扬，心花怒放，跳起舞来更是满满的自信与开心。

58岁的凤姐已经当奶奶了，她为人豪爽，快言快语，平常，在家带孩子，周末几乎就长在舞蹈班里。凤姐喜欢东方舞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时间允许，她就会报各种班。虽然是班上的老大姐，但练起舞来，却不逊色于任何年轻人。

她能一天跳上6小时依然精神抖擞，很多年轻人叫苦不迭的转圈，凤姐练起来从不喊累。早来晚走是她的常态，练舞的那份刻苦与努力大家有目共睹。

舞蹈着的凤姐，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美与自信也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凤姐说，她就是喜欢跳舞，说不出的喜欢。虽然她记动作不如年

轻人快，但凤姐说，别人跳10遍，她就跳20遍，总会记住。

果然，“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这份热爱与努力，让凤姐收获了更好的体态，更美的容颜，更佳的体能，更美的生活。

努力并不是为了标榜或证明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切实感受到努力带给你的成就与快乐，你可以很认真，没有辜负，你也会收获，很热烈地活着。

其实世上没有那么多天赋异禀，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是持之以恒，是真正坚持做一件事，这一切，时间会看得见。就如凤姐，把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成功就在其中，幸福亦在其中。



一边是在北京的知名企业里做技术工作，一边是在农村老家给庄稼打药施肥，在很多人眼里，这两者根本不在同一层面，可付茂动偏偏放弃前者，选择了返乡。

返乡创业“新农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李瑶瑶

中国农民丰收节一近，玉米就快要收割了，付茂动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从北京出差回来，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公司托管的玉米地，他掐了掐玉米秆，满心欢喜地说：“这几天就能收割啦！”

42岁的付茂动是泊头市西辛店乡大付村人，也是河北茂动兴腾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转行创业

如果不是8年前的那次学习经历，现在的付茂动，也许还在北京的某家企业从事着技术工作。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付茂动接触到了无人机。单纯出于喜欢，他专程跑到重庆去学习无人机驾驶。

大学时，付茂动学的是自动化专业，和许多“技术宅”一样，他热衷于新技术的应用与开发。来到重庆没几天，他就开始琢磨：无人机除了航拍外，还能干点儿啥？

那些年，付茂动虽然接触过很多行业，但始终觉得“百业农为本”，于是，他有了用无人机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想法。

2016年3月，付茂动的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在老家大付村挂牌成立。

可公司刚一起步，他就遇上了大难题：“当时，乡亲们对无人机飞行还比较陌生，不少人对我们持怀疑或观望态度。”

为了打开市场，付茂动用无人机免费为农户提供小麦、桃树、苹果树等作物与林木的喷药、授粉服务。一个村、两个村、三个村……他一次次操纵着无人机起飞降落，作业面积达8000余亩。

“过去人工打药，一个人一天从早忙到晚，累断了腰也就忙活几亩地，而植保无人机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在平整地块，一架无人机每天可对200亩到300亩地进行植保作业。”付茂动说，“无人机飞行不仅效率高，农药、肥料、种子的损耗也随之减少，农民种植成本大幅降低……”

见识到无人机精准防病的优势，乡亲们纷纷改变了态度，付茂动的公司业务迅速推广开来。

科技引领

付茂动很快干出了名堂。创业不到一年，他的无人机就从最初的3架，发展到200多架。2017年，泊头市相当一部分小麦、玉米的喷防作业，都由他的“无人机编队”完成，公司业务扩展到四川、江西、内蒙古、陕西等多个省份，付茂动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无人机司令”。

短短几年时间，付茂动公司的服

务范围已涵盖智慧种植、智慧农业管理、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无人机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多个领域，统防统治日作业能力4万亩以上，作物收获日作业能力3000亩以上。

在付茂动看来，占地面积达18亩的植保田间观测场格外吸引眼球，尤其是这里的昆虫标本室。“2019年，我们这个观测场在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那一年，中国农业大学和泊头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有关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的预报数据，就是从这里观测到的。”付茂动介绍说，“草地贪夜蛾对玉米危害极大，它们迁飞扩散快，繁殖能力强，所到之处，玉米轻则减产，重则绝收。而我们的作用就是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预防。”

助农增收

今年，付茂动托管的土地面积再创新高，玉米种植面积达11.4万余亩，小麦种植面积6万亩，涉及泊头市46个村、吴桥县9个村。

“农民以土地入股，不但可以在我们这里打工、学习无人机驾驶，还能获得土地收益。”付茂动说。

“以前农民收完粮食，最头疼的就是秸秆处理——不能焚烧，就地还田还得施药灭菌，否则就会影响来年收成。”于是，付茂动又开始寻求秸秆回收利用的方法。

付茂动免费为农户收割作物，而他则将这些令农户头疼的秸秆收集起来，处理成饲料：“收上来的玉米秸秆经过厌氧发酵，既可以杀死有害病菌，又可以起到软化的效果，提升适口性和利用率。而小麦秸秆则可以直接使用。”

短短一年时间，付茂动就与当地20多家养殖户达成合作，为近4000头牛提供饲料。就近采购饲料，为农户节省了不少运输成本。

“有了新技术的加持，未来的农业以及农民收入一定会像无人机一样越飞越高！”付茂动满怀憧憬地说。



付茂动(左二)教农民驾驶无人机

庞敏学的动物医院里藏着太多故事。有充满希望的，也有感到绝望的；有让人欣慰的，也有令人扼腕的……

从业23年，无论被称作“兽医”还是“宠物医生”，庞敏学始终认为：“所有生命都应得到尊重。”

医治动物 洞见人心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



“庞医生！急诊！”

在庞敏学的日常里，与生命救治相关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52岁的庞敏学是一名全科医生。只不过，他救治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像猫、狗、牛、羊、兔子这样的动物。他是一名职业兽医师，通常情况下，人们更习惯称呼他“宠物医生”。

生命平等

和动物打交道原本不在庞敏学的人生规划里。

年轻时，他曾是沧县旧州镇西庞家河村有名的瓦工，因为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再也干不了体力活儿，才学了兽医。

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庞敏学很快就获得了乡村兽医师证。起初，他就自己家里开了一家兽医诊所。

庞敏学从小在农村长大，村里家家户户都养活物儿，牛、马、羊、鸡、鹅……农家人对它们有感情——这些全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收入来源。

庞敏学更是如此。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动物的同情心，每当医治好一只动物，他都会觉得自己颇有些“小伟大”，因为救下的是一个生命。

自豪的同时，庞敏学感触更深的是兽医职业的难处，这不光是因为动物不会说话，不懂得配合治疗，更多的是辛苦。

因为名声在外，常有其他县市的人打来电话请庞敏学出诊，他向来有求必应。

有一年冬天，那天天下着漫天大雪，庞敏学接到一个从孟村回族自治县打来的电话——母牛难产，生命垂危！

他二话没说，骑上摩托车就赶了过去。天阴得厚实，才下午5点就已经看不清路了。积雪没过摩托车小半个车轮，他一路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赶到时，手脚冻得没了知觉，他只暖了暖手，就着急忙慌往牛棚奔……

其实，庞敏学出一次诊赚不了多少钱。有时就是去打一针，诊费连往返油钱都不够，更何况还要顶风冒雨；有时要是看到主家生活困难，分文不取也是常有的事儿。

诊所18:30关门，但庞敏学通常很难准时下班。

夜里9点，庞敏学的电话响起，诊所里来了急诊。

夜里10:30，治疗还在继续，庞敏学还没下班。



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烦闷，觉得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想要另谋出路。可只要有人找上门，他还是会应下来。等到病症解决了，即便返程时依旧顶着风霜雨雪，心情却和来时的焦急、烦闷大不一样，“就算滑倒了也不觉得疼。”

对他来说，选择这份职业固然是为了讨生活，但也并非完全是为了挣钱。“病症不等人。在我们庄稼人心里，这些活物儿不光是一条命，更是过日子的帮手，是心头肉。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用心去救治！”庞敏学说。

困难抉择

2014年，庞敏学取得了职业兽医师证。第二年，他从老家搬到市区，他的宠物医院也就此开了张。

这些年，庞敏学虽然一直做的就是救治动物的事，却也把人心看了个清清楚楚。

在很多人心里，宠物不仅仅是动物，更是家人。庞敏学曾经救治过一只高龄宠物狗，它的主人是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那只宠物狗在我这儿住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人每天一大早拄着拐杖过来，给宠物狗送吃的，直到宠物康复出院。我能感觉到，在老人心里，它不只是一只狗，更是陪伴了他多年的家人。”

人们都知道，宠物的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但一旦将其视为家人，许多决定便很难理性对待。

庞敏学接手过很多从别处转诊来的宠物。通常情况下，和这些宠物一起送来的，大多不是好消息。“这些宠物有的通过救治能够康复，而对那些希望渺茫的宠物来说，治

与不治都很痛苦。最理智的方法，是进行安乐死。”但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人能保持理智，“大多数人既舍不得宠物痛苦，又舍不得宠物离开。‘安乐’还是治疗？太难抉择了。”

因误食而中毒的小狗，面对主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流下了不舍的泪珠；患上猫瘟的小奶猫无法治愈，最终只能忍痛送别；3岁的宠物狗剖腹产后诞下了可爱的“女儿”，“外公”“外婆”全程寸步不离地守候……

在这家不大的宠物医院里，揪心或温情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庞敏学明白，一个好的宠物医生不光要有技术，还要能设身处地地为宠物和主人着想。所以他会半夜出诊，一个电话就能喊他回来加班。被宠物抓了也不恼，被咬了也不火。

来到他诊台前的每个人，都希望宠物能好好的。刚好，他也是这样想的。

做好自己

庞敏学平时开车很谨慎，他说这是“职业病”。

这些年，他救治了太多被车撞伤的宠物。“几乎全是因为没拴绳导致的。”庞敏学叹了一口气，“所有人都知道拴绳的道理，可悲还是会上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而为吧！”

对待动物，庞敏学从不吝啬

——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第一所救助站，就是他捐助的。

那是2015年，沧州小动物保护基地刚刚成立，基地工作人员带着救助来的小动物来诊所治过两次病。闲聊时，他得知基地还没有固定的救助站，便主动把自家待租的门市无偿提供了出来。

门市就在市区，面积有八九十平方米，是庞敏学攒了几十年的钱买的。即便这样，养在他家里的流浪动物也没断过。有救助流浪动物的人前来，他都会出手帮助，捐赠狗粮猫粮自不必说，诊断、手术等费用也是一减再减。

不仅如此，这些年，庞敏学自己也救助过不少流浪动物。不光免费治病，还帮着给小动物找个好人家。即便这样，养在他家里的流浪动物也没断过。有救助流浪动物的人前来，他都会出手帮助，捐赠狗粮猫粮自不必说，诊断、手术等费用也是一减再减。

时间久了，他偶尔也遇到过一两个假称救助流浪动物的人。“其实一看就知道他带来的不是流浪动物，但我还是救了。有没有上当受骗我不在乎，把动物的病治好了就行！”庞敏学说。

“人类对宠物的关爱，首先体现在尊重上，人永远不要凌驾于动物之上。”宠物医生这个职业，让庞敏学更加深刻理解了“治愈”的意义——生命美好不平凡，生命复杂不简单。